

重点阅读

雅康气质 情感之书

——读李一鸣散文集《在路上》 □杨献平

散文要写出自己的气质。这个气质,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性情,当然还有他的世俗态度和内心修为,以及精神的质地与思想上的见识。这一点,大抵是没人反对的。而散文和文学作品,首先也体现和反映了这些。我在阅读李一鸣散文集《在路上》的时候,以上的想法便横空而出。从语言文字本身来说,李一鸣的散文是纯正和优雅的那一种,他写人状物,在坦陈与刻绘之中,究问与“深切”之间,总是透露出游刃有余、起伏跌宕的感觉,也体现出他对于汉语美感与康健雅正气息的追求。从他的散文整体面貌上讲,李一鸣的散文力求达至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进而而在写作当中,把自我融入笔下事物,而又努力使自己的书写更具文学的现场感与艺术上的独立标志。

这部名为《在路上》的散文集,是李一鸣近年来的散文作品的合集,也是他的一种人生和情感状态的延续与呈现。一个有着良好艺术教育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着真实的体现。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情感活力的集中爆发,也是他对世道人心乃至看世界的方法和态度的表露。他写山水,其中贯穿的对历史乃至与之相关的古人的情感寄托,以及自然之物本身在人心和作为观赏者眼中的姿采与风韵。如他的《远眺华不注》《忆江南,过无锡》《彭山访故人记》等篇章,无论是一地之人文风情、人在其中的触动与体验,还是某一种文化意味浓郁的流传之物与滋味,都写出了人在茫茫时间之中,借助于物的奇思妙想,以及与之相关的属于民族或者大众的记忆。

散文其实是最能张扬性情的一种文体,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敞开,甚至可以进行无限度地敞开与翻天覆地式的究根问底,这

也是散文的自由性所在。李一鸣的诸多散文试图打通某些看起来有所逼仄的限制,如他的《遇见》一文,从烟台到北京,两者之间不只是距离,还有文化和自然地理上的差异。多年之前,出生于琅琊名望之家的王懿荣就是由烟台而北京的。这两个山东人,同样的由山东而北京的人生历程,使得作家由此产生了追慕先贤与自我观照的情感,在一远一近、一古一今、一他一我的回望与自况当中,李一鸣找到了他内心的价值追求,乃至情感与人生阅历上的某种契合与呼应。

人在很多时候散发出的气息是相通的,尤其是文人。可以说,从老庄孔孟之后,中国的文人都是有终极理想追求的,尽管他们在各个时期表现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贯的。对先贤的追慕与认同,其实也是在向中国真正的人文气质表示趋同。在李一鸣的散文中,他的态度温和、独特、有趣,还有些雅士的情结,以及信手拈来的意旨。如这本集子当中的《当文学遇到酒》《雅洁的情怀》等文,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超拔和提升,还有对情怀和心境的自觉追求。而在《岳父的眼神》一文中,李一鸣的柔情和疼痛是纠缠的,更是其赤子之心的袒露。女婿这个特殊的身份也会使人体验到另一种情感世界,特别是女婿和岳父之间的那种微妙,有时候也难以状写。这类的作品也极少,李一鸣的这篇,是我读到的为数不多的此类文章当中的唯一的佳作,放下书本,不禁心有所感,若有所思。

好的作品首先是触动人心的,也是深入人心的。散文这种体裁,技巧性相对最少,也是更需要打破各种既定禁忌的。因为它可以大量涉涉、内潜的文体,特别是在当



下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对他人和他物的意见和判断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真正的好作家,在他们眼里,天下、世间,只要存在的,甚至尚未发生、正在萌发的,都是可以书写的题材,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写的。

《话说那个卷发同学》一文,写同为作家、诗人的张世勤,其中不乏诙谐和幽默,两个人相识相交也趣味横生。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写人的,写物与物的某种规律和某一时刻的表现等等,也是在写人。人及人的内心、生存和精神状态、幽微与驳杂、善与恶的博弈,都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散文也应当如此。尽管在当下,历史、器玩、草木甚至

影片、名著解读及其作者生平和情感探微等等很受欢迎,但根本的问题是,文学是要具备原创性的,原创性强调的是作家和诗人第一手发现,并赋予命名的那些题材。

李一鸣的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他写他的表弟的创业史,其实也是在书写万千民众生存境遇之一种,写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也是如此,一个人在世上的任何痕迹都不是重复的,都有独特性。李一鸣的《在路上》《串杨叶》《四十之感》《走向远山》,以及《在产房门前》《上学路上》,写自己和他的儿子,一是观照自我在彼时年代的成长经验,二是观察他者和亲者在当下的成长状态。这种搭配在很大程度上给人时光恍惚的感觉,也无意中加大了作品的张力和穿透性。

生命的状态是不断起伏和挪移的,大地之上,人间所在,一个人的行走是一种见证,也是类比,同时更是自我的一种觉悟与递进。如《野地漫步听黄昏》中天人合一的独特体味,《听听那街声》的市井烟火之观察和自我提醒,《夜宿淮安》中的思接千里、对过往人物的追忆和认同,《又见天鹅》中的闲散与沉实,《生命在鲁院》的挪移、扎根与身心上的体察,如此等等的篇章,构成了李一鸣人生的一种历练和萃取,从中可以看到个人的命运轨迹,以及内心的微风涟漪。《从逐水而居到逐水而思》则是作为评论家的李一鸣对于文学特别是散文的个性判断和认知,他本人的文学理念与主张,在其中都有很好的阐释与传达。

李一鸣的散文,给人的感觉是宁静、淡泊之后的舒心与温暖,是不断行走中的邂逅与安妥。他的文字当中散发和透射的是文人的纯良气质,情感和思想又极其深切与清澈,都是令人喜欢,且能够若有所思的。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当我们进入阅读之后,就会被深度吸引和感染,进而有所醒觉与安慰,还有悲悯和鼓舞。散文的本质是性情之书,是坦陈,也是坦陈的幽深与精到;是自由,又是自由之中的自律和自我阐释;是独立,更是独立之后幅面更广泛的照耀。

倾情书写新的「春天的故事」——读李朝全的《春天的前海》 □贺绍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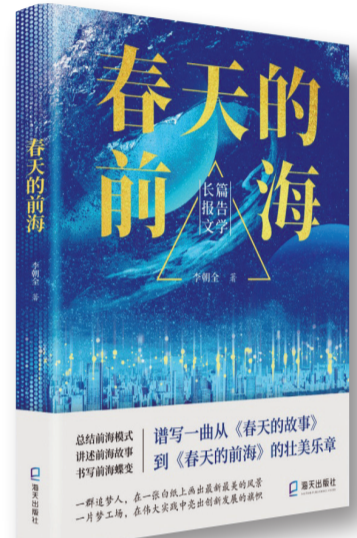
《春天的前海》是一部真实记录深圳特区建设“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前海曾是一片临海的滩涂,如今正在成为深圳深化改革的前沿,它被深圳人称为“特区中的特区”,仍在火热建设之中,而深圳文学的触觉早就深入其中。据我所知,前海成为深圳文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少作家早已参与前海建设之中,搜集素材,获取灵感。《春天的前海》便是深圳文学出版部门主动策划的创作项目,并进入了广东文学创作的重点扶持。这还是一部带着现实生活清新呼吸的作品,是一部与现实同频共振的作品。这也正是深圳文学最突出的特点。

春天,已经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同义词,深圳的改革开放精神的确与春天的朝气蓬勃一脉相通,这最初或许是文学艺术家出于艺术的敏感将其表现出来,一首《春天的故事》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歌曲。《春天的前海》这一书名非常形象生动地将前海建设的意义彰显了出来,深圳改革的春天带来了秋天丰硕的成果,前海是它的又一个春天,它正在酝酿着新的更大的收获。该书紧紧抓住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凸显了前海在深圳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标志性意义,阐明了前海是如何以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自贸试验区、深港合作区“五区”叠加的方式让深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再出发”。而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深圳不一样的“春天”。不只是“春天”,深圳在创造改革开放奇迹的同时,也创造出许多新的文学形象,如作者在书中写到的“开山炮”和“前海石”就是这样的文学形象。开山炮是指1979年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放出的开山第一炮,它“犹如春雷,吹响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前海石则是立在前海石公园一块黄澄澄的巨石,上面刻有邓小平同志手书的“前海”两字,这块前海石成为深圳再出发的标志,自然也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网红“打卡”地。在深圳,文学与现实处于最和谐的热恋之中,现实不断激发着文学的热情,文学则一再赋予现实以深邃的诗意。我从《春天的前海》中再一次地感受到这一点。深圳的改革开放再出发,当然不是将原来的成功再复制一遍,深圳的改革开放仿佛是迎来一个又一个“春天”,而每一个“春天”都会带来新的景色。前海的“春天”景色新在哪里,显然是这本书要重点讲述的内容。于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数字化、健康医疗、金融科技、能源新材料等一大群新的概念和词汇在书中扑面而来。更重要的是,前海之新意味着改革的全方位创新,这首先体现在制度创新上,这也成为前海的一大亮点。制度创新不仅着力于管理制度的创新,而且也大胆涉及金融和法治制度上的创新。截至2021年,前海在各个方面推出的制度创新成果就有685项,作者由此感慨道:“在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描画,因此,在前海,所有的尝试都被鼓励,所有的创新都得到褒奖。由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制度政策的有力支持,人们在这里创业如鱼得水,自由开创自己的新天地。”

在前海进行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李朝全也对中国的改革有了深入的认识。他的体会是:“前海的改革发展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人,根本的依靠力量也是富于创造力的人。”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在本书中把重点放在写人上,写了30余位创业者在前海的创业经历。这些创业者大多是年轻人,也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把新的科技理念带到了前海,另一方面,他们创业的成功又得益于前海有利的创业环境。这些创业的年轻人很多来自香港,这大概也是作者有意要突出的一个重点,因为前海作为深化改革的“特区”,就承担着与香港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任。这些香港创业者在前海的经历也有力证明了前海战略定位的正确,它不仅使深圳向香港进一步靠近和接轨,而且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谋求新的发展空间起到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学学科技的创始人陈升认为,他们在前海所做的事情“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一国两制’衔接困难的问题”,因此他形象地将自己的发展描述为“一河一海”和“一湾一湾”,即“一个河套,一个前海;一个香港,一个大湾区”。我还注意到,李朝全在写这些人的创业时,总是要带着写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从而让读者看到,他们在前海不仅创业成功了,而且也有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真正达到了古人所说的“成家立业”的愿望。我很欣赏李朝全这样的书写,可以说,他的书写是进一步深化了他对改革的认识。我以为,在他所说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人”这句话里,不仅包含着只有依靠人的创造力才能获得改革的成功,而且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改革就是要让人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前海的决策者们在设计前海的蓝图时,一定是把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作为重要标准的,因此他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为创业者们考虑得很周到。虽然书中没有专门对其进行书写,但在讲述创业者的经历时都会涉及这方面内容。比如曾经在香港生活的余广滔为了事业发展,干脆把家搬到了深圳前海,两个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也经常能陪伴家人享受家庭的温馨。当他说起自己愉快的家庭生活时,就特别感谢前海“有许多人性化的服务”。

李朝全不仅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而且也是一位研究报告文学的专家,他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有着理论上的清醒认识,我从《春天的前海》中就能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他的叙述完全建立在采访和客观材料的基础之上,几乎是秉持着一种“无一字无来历”的态度。让事实说话,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春天的前海》也是一部紧跟深圳改革脚步的报告文学作品,深圳速度是很有名的,深圳的文学同样也在以深圳速度去描绘新的现实。前海的发展仍在进行之中,《春天的前海》就已经摆在了我们眼前。毫无疑问的是,在前海已经产生了也正在产生着许许多多崭新的“春天的故事”。在这部着重让事实说话的报告文学作品里,我们其实就能够感受到在事实背后还藏着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也让我们对深圳前海的文学叙事充满了期待。



开卷絮语 讲好杭州故事的最新范本

□马季

杭州有闻名世界的西湖,有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良渚遗址,有流淌不息、烟火气息甚浓的千年运河。如何讲好杭州故事,进而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摆在“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面前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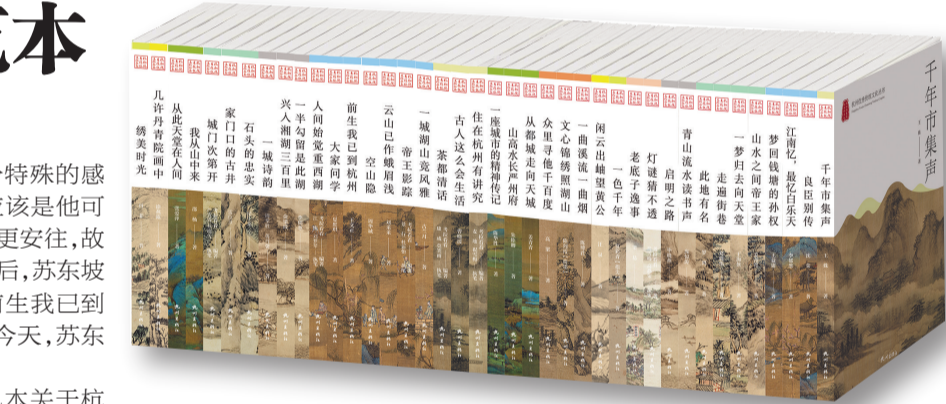
杭州的这一套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共计108本,是一项规模化的出版工程,历时四年策划、编撰。百余名作家中既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也有网络文学代表作家南派三叔,更有浙江和杭州的知名文史学者,同时还不拘一格,从全国范围广揽作者队伍。这一套丛书把杭州自古以来的方方面面,大到城市的精神起源,小到这座城市的一条小巷、一个地名、一副楹联、一块石头都一一做了专业而精彩的讲述,让每一个新老杭州人更加了解这座城市,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也能让每一个来到杭州的人,更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多一些谈资,便也多了一些传播。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白居易的这首诗流传千古至今。杭州人对他的感情颇为深厚,很多人知道“白堤”是因为白居易和杭州的故事,虽然在既往的文字里看似丰富,却语焉不详。诗人、作家李郁葱的《江南忆,最忆白乐天》写出了他在杭州的精彩三年,有很强的可读性。

苏东坡一直对杭州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刚到杭州,就觉得杭州应该是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两次为官杭州后,苏东坡更是把自己当成了杭州人,“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而在今天,苏东坡已经成为杭州文化的大IP。

作家孙昌建之前也写过几本关于杭州名人的书,但是这本《依是江南踏浪儿》,却让他有着更深的感悟。他说城因人而立,杭州特别有幸,遇上白居易,遇上苏东坡,遇上岳飞,遇上钱镠,这些站在历史浪潮中的人物,书写了精彩纷呈的杭州故事,并且也成为中国故事的华章部分。

记录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座城市的气象、军事、地名、山水、街巷、古桥、古井、古塔、寺院和名人大家……这些城市有形的印迹和无形的精神遗产,掉掉书袋、炒炒冷饭容易,但是如何推陈出新,如何让读者爱看,尤其是让少年儿童也爱看,真的是一门学问。这套108本的“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特别注重讲故事、轻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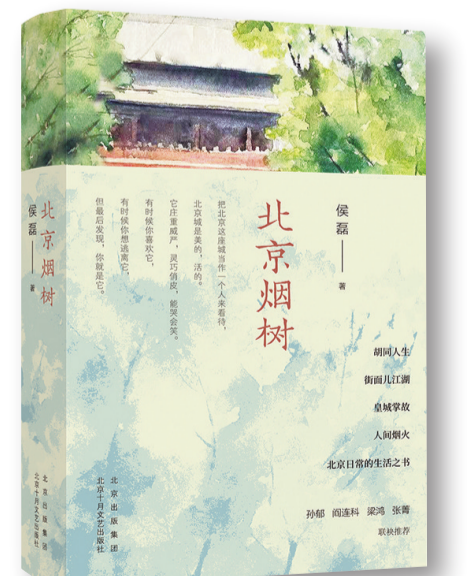


读,没有陷入史料钩沉和古籍引述的套路,而是以清新的笔触,贴近时代的生活与脉动创作而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中既有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有懂读者、懂市场的网络作家,也有能在文史两端游刃有余的作者。这套丛书特别注重质量把关,在作者写出初稿之后,通过文史专家组、文学评论组等的严格审阅,字斟句酌地提出修改意见。同时,这套丛书还请了相关专业团队进行市场调研,在书名的定位和风格上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

“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是讲好杭州故事的最新范本,可以说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事。

文学叙事与想象的舒展——评侯磊《北京烟树》 □刘文华

新知新思



人最深的印象。本来面目,指涉宏大历史的遗存:文献与文物,几百年的古都一砖一瓦背后的故事,经过侯磊的文学叙事与想象,一一呈现;指涉其私人记忆的一时一地的场景与人事,在真实与想象当中,过渡到事过境迁的心理印记和恰如其分的评述;指涉重点人物在古都的言行举止及声誉影响;指涉其家史的核心部分和自居于其中的成长故事……可以说,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事每一物都指涉真实而不留死角。人在其中、言在其外,事存其理、物在其边,一清二楚,细节分明。所谓活灵活现,则是在“灵”的东西里面,挖掘到城市与个人的灵魂深处,细致而极具个性,闲淡而充满深情厚谊,名物与人情互为杂糅,显得生机勃勃;掌故与现实并

文学叙事与想象的舒展

置,融为一体。可以说,这部书是另类的北京写法,有野史笔记之路子和小小说的笔意,相较于前辈文人,侯磊更多地突出个人事迹、观感与思考,这是一部纯粹性的私人性质著作。

换句话说,故乡写作的地域性特征,本身就是人文精神和地方言语的综合体,人物、场景之经纬及沿袭下来的人情、礼仪、风俗等文化品性之纵横,无论历史云烟还是人情世故,往往以地方言语最典雅的方式呈现,笔带温情、勾勒完整;状景写物,一语中的。侯磊作为北京“土著”来写古都,无疑比起其他外乡人或移民人士来说,原汁原味且深刻得多,尤其细腻处更能抓住历史的神髓,紧扣生活细节的要紧处,更能在日常中显得最真实而更有力道。京人看京与他人看京,本属两种视角。过于看重前者,拘泥于古都历史掌故和琐碎生活细节,难以跳出来,俯瞰旧时烟云和现时状景;而过于后者则流于表象的叙述,无法深入到古都的人文肌理和具体生活的烟火气,得之于浅,虽有他者视角,可以通观,但欠缺真实有力的感受和心得,如何都挨不到边。侯磊将二者者的视角综合起来,在文学真实叙述和想象中出入自由、细心评述,在跨文体的写作中呈现出应有的魅力来。

《德容:北平照相馆》《地坛有神》《北平乌托邦》《宋四爷家的房》《方言是母乳,说方言是回家》等章节,尤令我动容,感叹不已。侯磊写家史和儿时记忆显得相当平淡,三言两语道尽人世间的沧桑,文笔老到,不悛不求,不惊不喜,只是沿着事件线索缓缓展开,

一事一议,不动声色,“多年以后,我也会坐在胡同的马扎或藤椅上,一边扇着芭蕉叶的蒲扇,一边等着路人问我‘大北新桥’的故事……夕阳下山,人影散乱,我已忘记夕阳从胡同中走过”。而他写老舍、萧乾、史铁生、张北海等作家、学者,总与记忆中的地方串联在一起,比如史铁生与地坛,比如叶圣陶与这四大条的澡堂子,无不是神来之笔,反映出这些文人的另一面,并非自己的解读。相较于文学史,这些文人要生动得多、解读要深刻得多,乃至如周作人等对北京的评价,哪怕只言片语,在具体的语境与环境下,更接近历史的本来意义,其引申义仿佛只在侯磊个人的故事和评价中,引而是另一种层面的“别裁”,或文学史上的“笺注”,反倒有古典的意味。

这部书的后部分,是侯磊对北京走向现代化的隐忧,古都表层的文物破坏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文物保存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从新、老东安市场的变化不难看出,科技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建筑、街道和商业中心,进而改变了人们的购物、生活方式”。而真正刺痛他的是胡同改造和方言的遗失,这些巨变是乡愁情结和文学想象的式微甚至衰败,这不是一时一地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情绪,它们会变成记忆中的层累和心灵上的郁结,却也无力改变。唯有在沉湎之中,一遍遍地复习,温故而知新,直到那些熟悉的人事与方言消退,人们在模式化、格式化下保持同一性而作罢。而北京的烟树,会一直留在侯磊的真实记忆里,就如本书一样,具有文献和文本的意义。